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二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二

中華民國十八年
九月廿二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電話 八四八一九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 內政部登記

第四卷第四十三期

小言論

拉長

韜奮

世界上有矮國焉，處處佔人家的便宜，但是矮的個人却似乎處處吃虧。最近有位讀者來信向我們訴苦，說他向一個他所『萬分愛慕』的女子求婚，事事都能使她滿意，却只是他的身材生得矮，她只不過嫌他矮，至今未肯答應，徒喚奈何。還有雖未就吃矮的眼前虧，因欲預謀增加高度以免缺及者之來信商榷，亦不在少數。上期本刊所發表的俞鳳賓醫師代復一位讀者的信，也是因她嫁了一個矮丈夫，便受着同學的多方嘲笑，使她忍耐不住。

據我的一位老弟談起，他在美國留學時候，同房間的有一位中國同學某君不幸也是一個矮子，他花了二十五圓金洋，買了一架拉長的機器，那機器好像板櫈式的一類櫈子，挺身躺在上面，腰際及腋下都有東西拉住，旁有小輪，躺後自己用手慢慢的轉着小輪，便因機械的作用，把身體慢慢的拉長，每日這樣躺着拉五分鐘，後來漸漸加至十分鐘，日拉日長，拉了一個月，竟把身材拉長了三寸，某君當然樂不可支。不過後來不拉，又慢慢的縮下去，縮到原有的矮度。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背脊骨是由三十三塊骨節疊成的，中隔軟骨，如把每一骨間拉開一分，便有了三寸三分，所以拉長並非不可能的，不過拉長了不拉又要縮短，隨拉隨長，隨放又隨縮，倒有點驚險，不知道假使八年十年的拉下去，會不會縮，可惜在下並不是矮子，否則倒想試試看。（聽說拉時並不苦。）

據說日本女子因自二十年來愈益積極提倡體育的緣故，平均高度已較前有進步。（我去年偶在某西報上看見這個消息，他們並有寸數的統計，可惜我已記不起來。）提倡大多數人講究體育，使她們的身體獲盡量的發展，經數十年的訓練與遞嬗，就全民族的大多數人言，當然有顯著的進步可覩。不過矮是出於先天遺傳的，要想一二人在短時間內奏速效，恐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在個人方面倘能注意全身的盡量發展，就是長得不多，短小精悍的矮子也比骨瘦如柴的長子好得多。

我國男子中矮子似乎還比較的少些，女子中則矮小者比比皆是，簡直好像越生越矮，越生越小，二十幾歲的年紀，每每看上去只有十幾歲的身材，（尤其是城市的女子，）可謂實做小姐的『小』字工夫。矮是有遺傳性的，倘若再不大規模的提倡體育，則矮母親多了，矮兒子恐怕也漸漸的加多，豈不是大家好像爭着往矮子路上跑？

有的事情是一二人在短時期內做得好的，有的事情非大多數人在長時期內繼續努力不可，而且是不能求速效的。例如全民族體格的增進，便賴有多數眼光放大一些的教育家，對全國青年的體格用些認真訓練的工夫，不要以為只勸他們日夜讀死書便算盡其能事，應自覺其所負責任之重大，常常為民族前途着想纔好。

本期目次

小言論 拉長 韜奮
冒險壯觀
冷榆中的騎槐
關健
審慎
特別腦子的實業家
訓練
空中的怪物
被盜得法
環很
一週鳥瞰
一個小子戀愛的時候
讀者信箱
建議
希望
害人精
韜奮 淚蒼 心水 潤雲 孫受錡 傳耶 潤公 徐玉文 彭望芬 編者 羅覺 笑世 俞正起 馬角生 汪心清

智識階級

陳還善

現在是口號彌滿國中的時期。『打倒〇〇』『打倒〇〇』已成爲人人的口頭禪，甚至對於所要打倒的對像不能發生任何反應的人也在那裏喊着。我們以爲該打倒的當然要羣策羣力的打倒牠，不該打倒的似乎應加以相當的考慮。我們所奮鬥的口號中有一個値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打倒智識階級』。現在我們要破例的來研究研究究竟這個口號所包含的意義是什麼？究竟智識階級應不應該打倒？

（一）階級是相對的名詞。有了有產階級，就有無產階級，有了有槍階級，就有無槍階級；有了智識階級，就有無智識階級。

（二）社會裏每種階級總有一個特點，以別於其相對的階級。有產階級的特點是具有資產；有槍階級的特點是具有武力的工具；智識階級的特點是具有智識。（智識是一種無量的品質，所以嚴格說來，我們不能把人類分爲有智識無智識兩階級。因爲人們的智識有多有少，究竟多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歸入智識階級，少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歸入無智識階級，這些是不易回答的問題。在我國情形之下，智識階級大概是指受過教育的人。無智識階級，大概指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青一致

（三）『打倒』的對面是『擁護』，有所打倒，必有所擁護。高喊打倒有產階級的人一定是無產階級的擁護者，高喊打倒有槍階級的人一定是無槍階級的擁護者，高喊打倒智識階級的人一定是無智識階級的擁護者。

根據上面三點，『打倒智識階級』這口號的意義是打倒受過教育的人，擁護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擁護他們出來，宰制社會上一切事業。

我們對於這口號的意義既然明白，進一步來討論智識階級究竟應不應該打倒？

（一）我們以爲智識是現代文明的淵泉，打倒智識就是推翻現代文明，回到野蠻時代的現象。智識不應打倒，而應極力提倡，凡稍有理性的人是不致有異辭的。

（二）我們以爲階級的觀念對於社會的穩固有極大的損害。一個社會裏階級愈多，階級的觀念愈深，這個社會愈不穩固。所以階級的『自覺心』應該設法消滅，所謂智識的階級亦在其列。

（三）根據上面兩點，我們以爲應該極力提倡智識，使全國國民都有充分智識，則智識階級與無智識階級自然亦就無形的消滅了。所以要消滅智識的階級，不在打倒智識，而在提倡智識，使現在無智識的亦變成有智識。

所以『打倒智識階級』這個口號亦應在打倒之列！

消極中的積極

心水

據在下近來體驗所得，深覺我們倘能體會『消極中的積極』之意味，一方面能給我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勇往邁進的勇氣，一方面能使我們永遠不至自滿，永遠不至發生驕矜的觀念

孔老夫子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人，他視富貴如浮雲，是何等的消極？據他的一位很剛強的弟子子路說，他明明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又是何等的消極？但是他却不贊成當時長沮和桀溺（均與孔子同時的隱者）一流人的行爲，他自三十五歲起由魯國往齊國，周遊列國，仍冀於無可爲之中而或可獲得多少的結果，一直奔到六十八歲纔回到魯國，孟子至說他『三月無君則皇皇然』，則又何等的積極？

無論何人不能不承認孫中山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偉人，據他自述：『……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以孫先生的眼光與魄力，任當時還是『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其消極爲何如？但是『未敢望』儘管『未敢望』，却能於『一敗再敗』之餘『而猶冒險猛進』，其積極又何如？

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爲背景，以『未敢望及吾身而成』爲背景，可以說是以消極爲背景，以消極爲背景的積極進取，不知有所

謂失望，不知有所謂失敗，因爲失望和失敗都早在預期之中，本爲常例，不是爲例外。世之不敢進取者無非怕失望，無非怕失敗，以消極爲背景的積極進取既不怕什麼失望，也不怕什麼失敗，明明知向前進取倘有上面所謂「例外」者可得，坐而不動則永在上面所謂「常例」者之中，兩相比較，還是以進取爲得計；况且進取即不幸，至多如未進取時之一無所獲，則本爲消極的意料中所固有，靜以順受，無所怨懟。所以我說『消極中的積極』能給我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勇往邁進的勇氣；只有不怕失望不怕失敗的人纔有大無畏和勇往邁進的精神。

我個人對於人生就以消極爲背景，我深信有了以消極爲背景的人生觀，然後對於事業纔能澈底的積極幹去。我記得陳畏壘先生在他所做的人生如遊歷的旅客一文裏有這樣的幾句：「我們此地不能討論到世界的原始和宇宙的終極，但是我們每一個小我的人生，所謂「上壽百年」，年壽上是有限制的。古人說「視死如歸」，雖沒有說歸於何處，而大地上物質不滅的原質是推不翻的，我們不必問靈魂的有無，我們可以說，我們最後的歸宿是形體氣質一一仍歸於所自生的世界。宗教家言所謂來處來，去處去，我們要改爲來處來，還從來處去。承認了這一個前提，那麼我們自少而壯而老這一段生存的時間，豈不是和「旅行」沒有兩樣？」我完全和他表同情，我所以對於人生以消極爲背景，也是因爲感覺『每一個小我的人生』在『年壽上是有限制的』，『我們最後的歸宿』都不免『形體氣質一一仍歸於所自生的世界』。有了這樣的感覺，我們便應該明澈的了解我們所能做的事只有竭盡我們的能力，利用我們的機會和『生存的時間』，能爲社會或人羣做到那裏算那裏，決用不着存什麼『把持』或『包辦』的念頭。再說得明白些，有一天給我做，我就欣欣然聚精會神的幹去；明天不給我做，我也不必灰心，也不意冷。爲什麼呢？因爲我想得穿了，我橫豎要『仍歸於所自生的世界』，我只能有一日做一日，有得做便做，沒得做便找些別的做，我做了三十年四十年，或做了數天數年，在人類千萬年的歷史上有什麼差異？如能給我多做幾年或幾十年，只要我做得好，在此有得做的時期內，已有人受到我的多少好處；做到沒得做的時候，要滾便滾。有了這樣的態度，便能常做坦蕩蕩的君子，不至常做戚戚的小人；不但失望失敗絲毫不足以擾吾心，就是立刻死了，（奮鬬到死，不是自尋短見的死）也不算什麼一回事。

反過來想，就是有些成就，以我們在『年壽上是有限制的』『一個小我的人生』，其所作爲，在人類千萬年歷史上的事功裏，所佔地位之微細或猶不及滄海之一粟，只有盡我有涯之生向着無窮盡的路上前進，做多少算多少，有何足以自傲之處？所以我說「消極中的積極」亦使我們永遠不至自滿，永遠不至發生驕矜的觀念，因爲只有能把眼光放得遠的人纔能「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遺欣，患難無遺慼」。（曾文正不求詩中語。）

> 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按中國情形講）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爲一般人民祇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
>
> 孫中山先生說的話。

隨便

澍霖

老友楊聘漁君最近在上海職業專修學校行開學典禮時演說，其題目爲「鄭重」，說到末了幾句，頗滑稽而含至理，很有介紹的價值，他說：

鄭重的反面就是隨便。我們中國人頂喜歡隨便，幷且把隨便當做客氣，當做美德。吃的東西可以隨便，穿的衣服可以隨便，住房子可以隨便，說話可以隨便，做事可以隨便，甚至大小便溺睡都可以隨便。所以國家的政治，個人的生活，都在隨便中過去。別國的海陸軍可以隨便開到我們境內，上海的工部局可以隨便越界築路，他人可以隨便的來，我們儘是隨便的糊塗過去，總之大大小小無事不隨便，無處不隨便就是了。其實隨便就是惰性的表現，老是講隨便，所以老不進步；老不進步，於是愈隨便。」

特別腦子的資本家

禪廬

　最近到杭州逛了兩天，遊侶裏無意中添了一位何君，給我看出資本家的特別腦子機會。

　第一天下午，到岳墳，到靈隱。靈隱出來，想再僱車到旁的地方去，由何君和車夫辦交涉。何君是上海某大廠的經理，彼此討價還價，無微不至的斤斤計較，足足談判了三四十分鐘，眞可謂一絲不肯放過，最後確定每輛一塊錢，到夜爲止。何君又再三聲明：『夜的界限，是以你我兩人面對面認看不淸爲準』。我估計此行總有幾十里路，看車夫面黃肌瘦，因問他們：『拉得動麽？』他們笑着說：『拉得動！拉得動！』於是便出發。先到天竺，看三生石。回頭到玉泉，看五色魚。又回頭到石屋洞，那和尙說是宋高宗南渡時避難的地方。想再上煙霞洞，聽說有某要人在那兒避暑，門禁很嚴，只得自怪來得不巧。折到普照寺，看濟顚僧塚，飲虎跑泉。又到淨慈寺，看運木古井，也是濟顚僧的神跡。最後到錢武肅王祠，看蘇東坡表忠觀碑。回到新市場，總算達到『面對面認看不淸』的時候。

藝術美的體格：德芳女士 Miss Devry Devon

　這一個下午，天氣很熱，又時有大雨。那車夫一會兒在滂沱中，衣衫盡濕；一會兒在驕陽下，肌膚如炙。並且山道崎嶇，行車很爲吃力，只聽得他們胸口間咻咻然，急促得好像沒有氣再續了。我心中十二分的不忍，雖坐在車上，却是如坐針氈。

　第二天晚上，約了一位朋友準備遊夜湖，何君也加入。船戶兜攬生意的很多，何君又搶着和他們講價，又是無微不至的斤斤計較，許久不合。有一小女兒自願貶價成交，才約定划到夜半一時止，給他十個小銀圓。到得湖中，發覺遊船並不多，聽說西湖博覽會在西冷橋畔放煙火，都去看熱鬧了，於是我們三人也決計前往。先是放乎中流，到平湖秋月，然後回頭沿白隄，在西湖博覽會繁星般的電燈光下划着，別有一種風味。度斷橋，入裏湖，荷的淸香，一陣陣隨着夜風吹來，更覺幽美。獨舟的，除那小女兒外，還有一個中年婦人。我們問爲甚沒有男子划？他們說：『他今天已划了一天，實在無力再划，只得在家臥着，由我們母女出來代替營業。』到西冷橋畔後，大家忙着看煙火，我回頭看我們船上的小女兒，—我們從她母親口中，知道她名叫招弟，—纔在急急地揭飯籃，盛冷飯吞，原來她還沒有吃夜飯，可是那時已有十點多鐘了！

　煙火放罷，我們的船復由裏湖駛出外湖，划向新市場去。同行的也有好幾條船，或前或後。畢竟女流體弱，雖竭盡努力，我們的船划行獨慢，眼看原在我們後面的船，一條條都追過了，我們不免受了落伍之譏。何君並不想到她們的孱弱可憫，只知一昧的不滿，對於母女的船戶大聲呼斥，說她們偸懶，又怪她們不和旁的船一塊兒行，單獨着斜向裏走，只是貪取近路。『原是講划到一點鐘的，急着做甚麽！』做媽的嘴裏咕嚕着，微示不平。做女兒的却很解事，急說：『好好，快划向外邊去。』但我在半明半昧中細察她面貌，也覺她有些忍氣吞聲，無言之痛苦分明在她淸明的腦子裏盤旋着。到新市場才十一時半，給了她們十個小銀圓。何君說：『這回便宜你們，沒有到一點鐘！』他少苦了那兩個筋疲力盡的可憐的母女一小時半，心裏不知道多麽舒服！我第一次覺得資本家確具有特別的腦子。

審愼

張曼筠女士

　一日家父宴客，有客談其妻弟事，頗有趣味。客人李君，他的夫人是一位俄國從前貴族的女子，在駐俄使館時所娶的，生了一子一女，這位夫人就去世了。俄國大革命後，雖富有財產的貴族，皆變而爲一貧如洗的窮

人．李的岳母同妻弟也變成了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人，都跑到葡萄牙中國使館依靠李君．（李正在代辦使事．）過了些日子，李君一想他的妻弟英俊有為，（纔十八九歲，）宜學些職業以謀將來的自立，就同他妻弟說明理由，每月助他若干費用，叫他到法國去學些智能，他母子皆以為然．到了法國，就揀了一個修理電器的工作去學習，可是巴黎繁華，生活不易，他並帶做點別的工作，博些工資貼補貼補．原來俄國同歐美各國相同，跳舞歌唱差不多人人都會，他對於此道特擅長，於是就在一家有名的跳舞場上大獻其好身手，頗能得着大衆的贊賞．不料有一位英國富商的女兒竟愛上了他，立意要嫁他，遂訂婚約．少年很得意的寫了一封信報告他的姊丈李君，說他將要與他所愛的英國女子結婚了，一有了日期，再請他到法國去證婚．李君得了此信之後，一連隔了好幾個星期，竟不得他第二次的來信，正在詫異的時候，有一個英國駐葡萄牙公使來訪，晤後問起李代辦夫人的身世和他妻弟留學法國的情形．李君聽了這話就明白了一大半，並把那位俄國的岳母老太太請了出來，見見英國公使．相談之後，英公使滿意而去．原來那位英國女子並不十分知道俄國少年的身世，只是一心要他，她的父親以此俄人不過萍水相逢，恐怕靠不住，隨將他的女兒帶到美國去看看他的已出嫁的妹子，要想藉此使女兒散散心，或者可以另外物色一位好夫婿，便會將俄少年忘懷了．這是做父親的一想情願的思想．豈知他的女兒臨行之前，叫她的愛人不要離開巴黎，仍在這家舞場等候，以一月為限，再三叮囑，揮淚而別．她到了美國，纔知道她父親的用意，竟粒食不進，表明決心．父親知道難奪其志，不忍過拂女意，趕緊寫信托英國駐葡萄牙的公使向李君探聽俄少年的身世詳情，結果很好，也就滿心情願的將女兒嫁給他．李君不久就接到他妻弟的信說：你若仍舊愛我的亡姊，請來巴黎為我證婚．李君欣然前往，親見他們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這樣看來，外國做父親的對於自己女兒婚事的審慎，和我國做父親的也差不多．不過我國的父親往往始終固執己見，一味壓迫，甚至把女兒關起來，不准出外，像這位父親先則欲以和善方法移其心意，後知意志堅決，又代女兒多方調查對方的真相，真相既明，見有可取，也就順從她的心願，這却是和我國做父親的大不同了．　十八、八，十二，南京．

訓練（英國通訊）

淵公

英皇因病愈，舉行感謝典禮的情形，在上期文裏已略述梗概，我們就此事，還可以看出兩點：(一)英國民衆對皇帝有特別崇拜的心理，不過英皇政治上毫無權力，一切權力皆集中於下議院，惟民衆對皇感情極洽，皆願留此古代遺物，好像用作博物院一種陳列的東西．(二)民衆確有訓練，所以社會整齊．從這兩點出發，所以政治家便可大利用而特利用．因為民衆有訓練，故都有政治興趣，願意贊助公共事業；因為對皇帝有特別感情，故能以皇帝為幌子而號召一切．是以自皇帝復元之日起，政府便利用這個機會舉行了一種感謝公債 Thankful Fund，截至感謝儀式之日為止，共獲四百四十六萬餘圓，以一部分為皇家大學醫院基金，（因為這醫院的醫生醫好了皇帝的病）一部分作鈾礦的經費 Radium Fund．是見英人事事都有政治意味，事事都要牽涉到政治範圍中去，僅僅一個徒擁虛名博物院式的皇帝，都要無微不至的利用．這次的利用不過是小而又小的起碼利用．關於政治上的應用還有巧奪天工的去處，說來也可印證一下英國政治家弄的把戲．按英本國現在實際僅有英格蘭及蘇格蘭兩部，其餘如愛爾蘭，紐芬蘭，紐西蘭，南非洲，澳洲，坎拿大各領地，皆各自為政，內政固然自有議會，英國無權過問，即外交一層，各領地政府亦在各國大派代表，直接交涉，所以英政府對於領地幾乎只有商議權而無行政權．管也管去，只有牢牢地縛緊一個殖民地的印度為其商業尾閭，對各領地不但幾無權力過問，且又不敢過於壓迫，因為美國獨立給了英政府一個重大的教訓，各領地也得了個好榜樣，稍受壓迫，都會學樣，所以英政府只有若即若離的維繫牠，不敢過事壓迫，而維繫的方法，就是拿這個『孤家』

來應用一下子，就是各領地曾當在皇冕底下統一起來Under the Crown，英國皇帝便是坎拿大的皇帝，便是……皇帝，如此云云，便將一盤散沙的大英帝國聯合攏了。英國政治家簡直沒有不可利用的東西，所以英國外交比任何國家都特別好，也是因為應付得巧妙的緣故。我國的政治呢，現在總比較的大有進步，社會任何事件發生都能運用到政治上面去，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但是內容沒有人家好，人家民衆有訓練，民衆自身能夠發生政治興趣，對於政治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所以政治家只管關皮，決不敢作怪，稍一越軌，便立刻傾覆。我國的民衆太無訓練，只得一任翻風作浪者的玩弄，自己只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

詢公七月十四日寄自倫敦．

中·美·攜·手

最近美國總統胡佛氏在白宮歡宴會同簽字於凱洛格非戰公約Kellog Treaty之四十六國代表，宣布該約發生效力，前總統柯立芝及前國務卿凱洛格亦參預列席。我國駐美公使伍朝樞氏亦往與會，本圖即當日胡佛在白宮迎近伍氏的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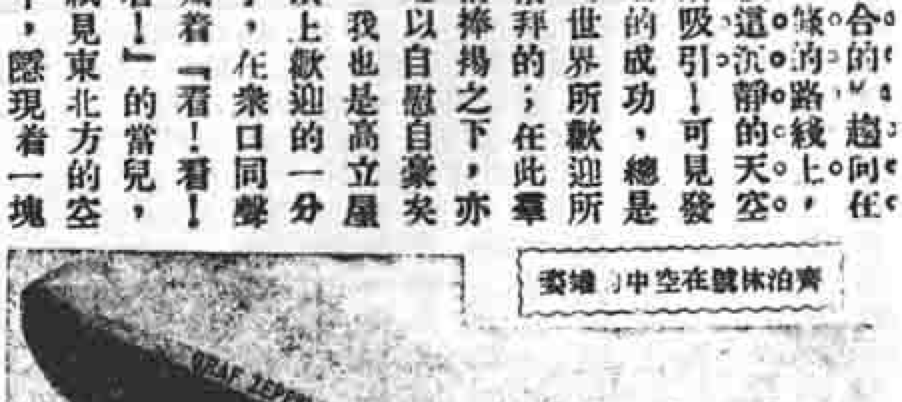
空中怪物

（日本通訊）　徐玉文女士

近來日本為了德國一只齊泊林(Graf Zeppelin)飛行船，轟動了全國的人民，鬧了一星期的長久。報紙上的登載，每天要占到十分之七八的篇幅，在十九和二十的兩天內，還發了六七次的號外。飛船影片已偏播全國，婦孺皆知。這件事確是世界上破天荒的創舉，我也來湊湊熱鬧，介紹一點給我國的讀者。

Zeppelin飛船是德國Zeppelin公司的新出品，經過二十五年的奮鬥經營，始有今日的成績。自本月八日起，安安穩穩的橫播大西洋一週，成功牠環行世界的第一條航線。此次自十五日午後由德國起程，穿過西伯利亞，於十九日午後安抵日本的霞浦，又成功牠環行世界的第二條航線。以一萬一千二十一啟羅米突Kilometer的長距離，僅化了九十九小時零四十分的時間。（按每啟羅米突合我國營造尺三一二五尺。）在到達的那一天，日本當局，除報館發行號外外，還用無線電傳聲機，將該船的行程通告民衆。所以一到下午四時許，家家的屋上，已立滿了看衆，路上的行人都呆立不動，向空中瞻仰着。甚至電車中闃無一人，亦祇有暫時停駛。此時千萬人的心理，不謀而合的趨向在一條消路綫上，被這沉靜的天空所吸引！可見發明的成功，總是受世界所歡迎所崇拜的；在此羣情捧揚之下，亦足以自慰自豪矣。我也是高立屋頂上歡迎的一分子，在衆口同聲喊着『看！看！看！』的當兒，祇見東北方的空中，隱現着一塊灰白色若雲若霞的東西，漸近漸大，幾乎全部看得見的時候，我的心中似乎受了極大的驚駭。船身的巨大，出於意想之外，形狀的奇怪，宛如海中的鯨魚；聲息低微，進行安穩。十幾隻環繞飛船作表示歡迎的飛機，真像蜻蜓之於石柱，小巫之見大巫，相差不可以道里計。銀白色的全身，被斜陽掩映着，愈覺得可愛。無怪日本人要稱牠為『空中的怪物』。在日本停留了五天，自二十四日下午三時起，又橫渡太平洋向美國出發，作牠第三條航線的行程了。在這五天之內，增加了日德兩國邦交上許多的親善，將來德國的國勢日張，何嘗不是還許多

齊泊林號在空中的雄姿



發明家以心血換來的功績？所以這隻飛船不曾就是德國靈魂的結晶品！無聲無臭的國民祇有受世界的輕視，受世界的踐踏，一天一天的落伍下去！

飛船長七百七十八呎，最大直徑一百呎，最高度一百十一呎，有五座發動機，二千七百五十四馬力，速度每小時八十哩。如不載貨，可容客二百五十人以上。船的前部為『操縱室』，後部為廚房及『無線電信室』，此外如食堂，客間，（兩人一間，除寢具外還設有安樂椅。）盥洗室，化妝室，（男女各一。）貨物室，便所等，凡日用起居，一應俱全。兩旁開有窗門，以便客人隨時眺覽之用。內設總司令一人，船長五人，（預備將來分發各飛船用者。）連同機關長，開車人，司舵人，以及工人等，共約四十餘人，規模之大，不亞於航行海洋的巨輪。建造費約四百萬圓。客人的乘價亦昂，每人每日約需六百餘圓，自德國至美國，三日間須費四千六百圓，可謂巨矣。

飛機在前幾年，尚認為一種危險的試驗品，目下各國的航空線已密接如蛛網，占交通及軍事上重要的位置。將來的飛船，一定與飛機有另闢境域的發達。目前英國已支出二千四百萬圓，為飛船的建造費，美國亦支出一千六百萬圓，建造兩只大飛船，其他法國意大利等，莫不殫心竭慮，在研究改善和建造進行中。加之飛船的優點，為飛機所不及者有三：（一）能耐長距離的進行，將來世界的航行成功，於交通上不知要便利多少？（二）進行很安穩，人坐其中，宛如身處平地，毫無顛簸目眩之虞。（三）發聲頗低微，在進行中，儘可相對坐談，不像飛機的震耳欲聾，令人煩厭。總之，此後的飛船經這次齊泊林號向全世界示威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要想在將來的世界上立足爭雄者，不得不注意及之。

一八，八，二四。

狼狽

最近發表的拳亂信史

編者

「狼狽」兩字原有兩種意義：俗謂相倚為惡者為「狼狽為奸」，這是第一種意義；還有一種意義是「顛踬困頓」，例如李密陳情表裏所謂「臣之進退，實為狼狽」。本題是從後一種意義，是要根據吳君漁川所述，談談庚子拳亂時（在一九〇〇年）慈禧與光緒狼狽出走的情形。我們在他們那時的狼狽情形裏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朝安樂的時候，（尤其是慈禧，光緒是毫無權力，怪可憐的，）信用奸佞，倒行逆施，出走後日在狼狽之中，頗知悔悟，後來返朝，中外漸安輯，又忘喪亂的苦，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麗，驕恣如故。居安不知思危，經過危難又不足以警其後，此其所以不可救藥。

吳君漁川為曾紀澤的女婿，當時適為直隸省懷來縣知縣，該縣所受拳匪的蹂躪，我在本刊上期曾有一文記其梗概，吳君當時受困於該縣，內外消息隔絕，終日與署中幕僚親友，楚囚共對，氣象陰慘。至七月二十三日，天色陰晦，沉悶殊不可耐，日已向暮，忽由匪處送一急牒至，謂係緊要公文，吳君以為匪徒又要和他搗亂，心正忐忑不安，既而由僕人送入，則見粗紙一團，無封無面，已縐摺如破絮，乃就棹角仔細熨平，彷彿為一橫單，持就燈下細看，見上有字迹數行如下：

皇太后
皇上　滿漢全席一桌
慶王
禮王
端王
瀾王
那王
肅公爺
澤公爺
定公爺　各一品鍋
振貝子
倫貝子　各一品鍋
振大爺
軍機大臣
剛中堂　各一品鍋
趙大人
英大人等　各一品鍋
神機營
虎神營
隨駕官員軍兵不知多少應多備食物糧草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吳君見此單年月上蓋用延慶州州印，纔知道延慶州帶印隨駕，已在岔道住宿，離懷境祇數十里，全署上下以此山谷荒城，何法辦此大差？無不惶駭不知所出，幕友有勸吳棄官逃避者，吳君詳閱字迹，確為知州秦桂良親筆，雖明知供應倘不能如意，勢且受不測嚴譴，但棄職而得禍，於心無尤，惟有盡力所及做去，乃決計迎駕，不復反顧。

此時地方秩序已亂，各城門均有匪徒看守，吳決計冒險衝出，署中原募有馬勇二十名，裝械整飭，頗勇敢能效命，吳特於當夜傳諭目至，命翌晨以八人隨出迎駕，可繼槍實彈，有敢阻過者即發槍射擊，格殺弗論，

隊目唯唯聽命。同時命廚夫聆豕三頭，除治鮮潔席外，則以大鍋三口，爛煮雜膾蔬肉，擾擾終夕，部署粗定而東方已白。

吳君原配曾夫人（即曾紀澤的女兒）已於前一年小除日逝世，未有子女，是時尚未續娶。（編者按，前讀羅惇曧所著『拳亂餘聞』，謂「太后入居吳夫人室。……吳夫人，曾襲侯紀澤女也，爲太后梳頭……」據吳君自述，則顯屬傳聞之誤。）惟吳君的姊姊及姊丈適以前月來署，尚有一嫂一姪，此外別無眷屬，祇得托姊丈代爲主持照料，自己則黎明挈馬勇八人冒險出城，出城八九里間，忽大雨如注，淋漓遍體，吳尙穿着補服，風吹濕衣，寒冷徹骨髓，頗播瑟縮，困頓不可言狀。幸不久雨止，見前面有一馱轎逶迤而來，近知內爲軍機大臣趙某，據說兩宮鑾輿已兩日夜，情狀極困苦，大駕隨後即到，可即前行迎駕。

吳仍向前行，上午十時抵楡林堡，楡林堡屬懷來，離岔道僅二十五里，離懷來縣城又二十五里，此時居民逃徙已盡，闃無人烟，擇定一家騾馬店爲慈禧等暫憩之所。一會兒見肅親王乘馬先至，爲吳都中舊識，一見即對吳說：『皇太后乘延慶州肩輿，其後馱轎四乘，皇上與倫貝子共一乘，次皇后，次大阿哥，次總管太監李蓮英，各坐一乘，接駕報名時，俟四人轎及第一乘馱轎入門，即可起立。』君主時代臣下對於君主的奴態也很拱發。吳與肅親王遇後，不久卽見導騎十餘，馳驟而來，前騎傳呼駕到，遙見四人抬藍呢轎前行，行近店門，吳卽跪唱『懷來縣知縣臣吳永跪接皇太后聖駕。』接連一馱轎，見其中對坐二人，吳又高唱『懷來縣知縣臣吳永跪接皇上聖駕』。報名畢卽起，仍坐門外石上候命，又見騾車七八輛，則瑾妃及慶王福女與宮女女僕，各項首領太監，皆陸續入店門，此外隨從的王公軍校都散立街衞或在店鋪門外。騎兵步卒約數百人，紛亂饑疲，已經狼狽數日了。

紛擾略定，忽一太監出門外，大聲喊道：『誰是懷來縣知縣？』瞋目皤腹，聲銳而厲，彷彿如演法門寺。後知此太監爲崔玉桂，時爲二總管，後代李蓮英爲總管。吳聞呼聲後卽起立自認，崔又厲聲道：『上邊叫起，隨我走。』吳見彼來勢洶洶，意或有確實，卽私問以上意吉凶，崔漫然答道：『還那知道？且碰你造化。』君主時代左右宵小之傲慢縱肆可見一斑，其實這種情形，後來的達官貴人也何嘗沒有？地位愈高的人，所受蒙蔽愈苦，都是這類左右宵小作怪。

且說崔一面這樣漫然答覆，一面還以手挾吳臂疾行，入院見太后布衣椎髻，坐椅上，吳卽跪報履歷，並免冠叩頭。慈禧問姓名籍貫後，問『到任幾年？』吳答『二十五年。』問『一切供應有無預備？』吳答『已敬謹預備，惟昨晚始得信，實不及周至，無任惶恐。』慈禧道：『好，有預備卽得。』說到此，忽放聲大哭道：『我與皇帝連日屢行數百里，竟不見一百姓，官吏更絕迹無覩，今到懷來縣，你尙能衣冠來此迎駕，可稱我的忠臣。我不料大局壞到如此……』太后哭罷，復自訴沿途苦況，謂連日奔走，又不得飲食，既冷且餓，途中口渴，命太監取水，就是尋到了井又無汲器，或井內浮有人頭，不得已，採秫稭稈（按北人稱高粱稈爲秫稭稈）與皇帝共嚼，略得漿汁，卽以解渴。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凳，相與貼背共坐，仰望達旦，黎明寒氣凛冽，毛髮悚然……已兩日不得食，腹餓殊苦，此間曾否備有食物？』吳答：『本已謹備肴席，但爲潰兵所掠，尚煮有小米綠豆粥三鍋，亦被潰兵掠食其二，今只餘一鍋……』慈禧答：『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進。』太后復命李蓮英引吳見光緒，則見髮長至寸許，逐首垢面，憔悴已極。吳出後卽將小米粥送入，苦無箸，太后命折秫稭梗代箸，既而聞內中爭飲豆粥，唼喋有聲，好像甜得什麽似的，少頃李蓮英出，翹拇指對吳說：

吾人欲知體育之眞價值、對於運動一事，須有信仰、樂觀、熱力，以赴之，方有實效可覩。若敷衍從事，未有能獲益者。只盡一半人事者，其成績亦僅一半而已；種因一分，結果亦一分，因果相循，不差毫厘。至於選擇運動場所，所當注意者，爲新鮮空氣與充分光線。

——美國體育專家薩堅博士
Dr. D. A. Sargent

「你很好，老佛爺很歡喜，你用心伺候，必有好處。」照這類人的眼光看起來，做官的人除了求得自己的『好處』外，其他一無目的！應該爲國爲民，官吏一降而爲『用心伺候』一二人的奴隸，官吏和奴隸又治爲一爐了！

教養得法

彭望芬女士

近有數友闡沈叔逵先生談及其姪女沈葆德女士教養三個小兒女甚爲得法，甚爲可愛，乃於九月一日在徐家匯沈宅開茶話會，幷請葆德女士講教養兒童方法。沈宅地鄰上海交通大學，風物幽絕，雅具鄉景，四時後開會，就宅前草地爲會場，場廣可畝許，列几椅作環形，夕陽影裏，芳草如茵，身處其間，渾忘煩熱。沈女士之兩男公子，一女公子，年齡自三歲至六歲，嬉躍座中，尤覺活潑可愛，女士曾留美習教育，今能本所學爲國家造健全之新國民，良可敬佩。茲摄述所講如後：

（一）使兒童養成良好習慣，宜自幼即加以注意。即以沐浴一端言之，嬰兒生後，無論嚴寒盛暑，當每天爲之沐浴，則日久自能養成清潔之習慣。即或父母偶因事忙遺忘，彼身體上將感不舒適而啼哭隨之。其他如刷牙穿衣盥洗等事，皆須自小注意，則不知不覺中已養成其良好習慣矣。

（二）嬰兒抵抗力薄弱，最易傳染病菌，爲父母者當格外留意，勿使之接近外來生人。嘗見家庭中有初生嬰孩，親朋到來，必奪而納諸懷中，吻其兩頰，以示親熱，一若非此不足以表示其喜愛者。不知此時即使來人身體無恙，而外面空氣中之微菌或竟以附着於其人衣袖間而沾染於嬰兒，危險孰甚？

（三）兒童天性活潑，苟非身體上感受不舒適，決不致無端啼哭。是時爲父母者勿因其啼哭而隨意打罵，或喂以食物，當考察其所以致哭之由。蓋兒童啼哭之原因，初非僅爲食物一端，有時反因多食之故，致增其疾病。

（四）人類數千年所遺傳之嫉妒心與殘暴心，若不以教育方法從幼矯正，世間仁愛之道德，禮讓之風氣，將日漸消滅。現在達官顯人不能廉潔而好爭權利者，已無法使之覺悟，所希望者惟此未來之人物加以正當之教育耳。如給小兒以食物或玩具，對於兄弟姊妹鄰里親朋之間，嘗使之共同遊玩，或使之分贈他人，小兒若願意聽從，則加以獎譽，不願意則下次奪其權利。嘗見有人以其小兒之搶奪他人物品爲能力充足，自鳴得意，是徒欲自陷其兒童於不仁不義之心性耳。

（五）好動乃兒童天性，故兒童若非身心感覺不適，決無靜默之理。嘗見有人見小兒之靜默，嘉其爲文雅者，亦太不明兒童心理矣。兒童惟好動，故亦好工作，利用之可使增進健康，養成爲群服務之基礎與習慣；不善用之，或無理抑制之，則足以戕賊其身體之發育與工作之興趣。故兒童之喜做搖子，喜洗碗盞等等，只須防止其消極的危險，切勿絕對禁止。

（六）吾人對兒童宜注意於賞罰之公平與施用。使用不公平，足以使兄弟姊妹間發生怨惡與界限，而失友愛之精神；使用太濫，使受罰者養成無恥之心，受賞者又有僥倖之意，此兩不可也。故小兒偶有過失，宜個別訓戒，切勿於大庭廣衆之間責罵。若有優點，亦宜溫語嘉慰，不必廣爲稱揚，以長其驕氣。

（七）兒童身心發育俱須順應自然，幼兒腦力薄弱，發育未全，不可強之記憶，故勿過早讀書，只須於無形中及無束縛中隨時隨地教以各種常識。

（八）男女均是人也，除生理上畧有差異外，其他心理方面，行爲方面，能力方面，據現代科學家教育家之論斷，均認爲可以『等量齊觀』。中國以數千年來重男輕女之遺傳觀念，對男女強分界限，大概以爲動者宜男，靜者宜女，於是男兒只知動而不知靜，女兒只能靜而不能動，無形中減少女兒之勇氣，養成男子之粗暴。

有趣映的紀事

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

（二十一）

奚世意譯

丁恩和貞麗仍繼續的在汽車中談話，貞麗懷疑克拉對她來住也許有些不願意，丁恩極力剖白，貞麗承認也許她對克拉不免有所誤會。丁恩接着這樣說：「你這樣說，我聽了非常愉快。你和我們同住的時候，我願意我們能爽爽快快的同住，不願意弄成好像黑雲四布的糊塗景象。」

貞麗心裏念念不忘的只有一個尼爾，便乘着這個機會對丁恩說道：『你的好意我很感謝，我想你既不願使我處在好像黑雲四布的糊塗景象裏，一定肯把你歡迎我的一番好意擴充到尼爾的身上去，也歡迎他常常到你家裏來，我想這一定是你肯允許的。』

丁恩聽了又覺得這是不入耳之言，但是在表面上他也無法拒絕，只得懶洋洋的勉強答道：『哦！這是當然的。』但是他瞬息間轉了一個念頭，又說出這樣的幾句話：『但是為你們的前途幸福計，你一時不宜和他就結婚，這個主張是很對的，如果他常常跑來見你，常常又來懇求你和他結婚，豈不增加你的困難，使你難於貫徹這個主張嗎？』

貞麗毅然決然的回答道：『我只得冒這個險，因為我要天天見他，一天不見他，我就覺得難過。我希望你和克拉允許他常常來看我，我老實告訴你，無論何處，倘若不能讓我常和尼爾在一起，我是住不來的。』

丁恩聽她這樣辭鋒銳利，堅決不移，雖詭計多端，也不得不為氣餒，只得很不自然的說道：『我們當然是很歡迎他來的。』

他們這樣問答之後，彼此默然者久之，默然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很不自然，旣而貞麗提議不必再兜圈子了，就回家罷，丁恩見已無話可談，實在也再談不下去，便照她的意思知照車夫，一點沒有再勉強她的話。

他知照那車夫之後，車子當然轉向回家的方向跑，一路上彼此仍是默然無話可說。一到了丁宅，貞麗並不在樓下勾留，一溜烟就跑到樓上自己的房間裏去，急急忙忙的把電話機拿起來，打算打電話給尼爾，她覺得極需要聽聽他的聲音；極需要知道他是在不遠的地方，一要他來，他立刻就可以來。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總覺得無形中有什麼想把他們倆硬行拆散，想干涉他們倆的親近。以她在拿起聽筒打電話的時候，心裏已急得什麼似的。

不料她在聽筒裏聽見對方的回話是懶洋洋的女子的柔聲『哈囉』，這個柔聲刺入她的耳鼓，好像一隻貓的利爪抓到了一隻蝴蝶一樣。她覺得她從前曾經聽過這個慢而且長的『哈羅』柔聲，她覺得很熟，再仔細一想，她覺得這個柔聲和從前有一次清晨她打電話給尼爾，對方回說她打錯了號碼的那個柔聲是一樣的，她自己想，怎麼又有這同樣的女子聲音，難道又錯到一樣的號碼嗎？但是兩次恰巧錯到兩個完全相同的號碼，似乎是事實上絕對不會有的事情。她剎那間全身都震顫起來了，一時竟發了呆。但是頃刻間她對於尼爾的信任心又勃然興起，反深自慚愧，覺得剛纔腦際閃着的一些胡思亂想是不該有的。

她這樣一轉念間，便用很客氣的口吻在聽筒裏回答對方說道：『哦！我抱歉得很，我想我又打錯了號碼了。』她回了這句話之後，正在把聽筒掛上去的當兒，忽聽見對方有這樣的一問：『你是貞麗女士嗎？』

貞麗的手正拿着聽筒將要掛上去，忽然聽了這一問，把手懸在空中，一時竟不能動，因為她又發了呆。她對於尼爾的懷疑又不由自主的勃發起來。她強自鎮定之後，纔勉強鼓着勇氣對聽筒裏說道：『是的，我是貞麗女士，可以請你叫尼爾先生聽電話嗎？』

譯餘閒談：『吃醋』似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美國思想新穎名聞全球的法官林德西 Judge Ben B. Lindsey 主張男女都不應把對方視為自己獨佔的財產，主張根本打倒『吃醋』的觀念，在理論上雖言之成理，但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讀者信箱

本欄所發表的來信內容，全由投函者負責。——編者

殘忍

余正起

編者先生：讀貴刊三十五期載張曼筠女士所記劉美麗女士事，令人感慨無已，鄙人知此事較詳，請舉其實以告：

前清宣統二年時，劉女士年六歲，其父母貧不能自存，欲鬻諸人，李文忠公姪孫國淑女公子遂買之為婢，她初名如意子，其時，余家亦僑寓甯垣，先慈與國淑相熟，過從甚密，國淑嗜鴉片，終夜不眠，命如意子為之按摩兩腿，不得片刻休息。一夕，如意子倦極，昏然瞌

去，國淑大怒，命僕去其衣，用紅木尺遍擊其全體，昏絕復蘇。李家女僕陳氏以如意子命在呼吸，潛來余家，懇先慈往救。其時先慈方孕鄙人在身，聞而憫之，時方冬夜，冒寒而往，見如意子氣息僅屬，勢已垂危，乃再三設法將彼懷抱歸家，急延名醫歐陽曉堂兄弟（今仍在甯行醫）診治，因如意子兩足及兩手之指傷最重，筋肉皆已腐爛，變成深黑色，非割去不能保全生命，兩歐陽君乃囑轉送金陵醫院院長美國教士比必，遂用手術割去兩足，用木裝成兩假足，又割去兩手之九指，僅餘右手之大拇指。生命幸得保全，而殘廢之體如何贍養？比必乃向國淑之父李經翊交涉，彼初不承認，後比必欲將此事遍登外國報紙，經翊懾於外力，乃賠償三千金以為贍養費，如意子得此鉅款，遂得入校讀書，更名劉瑪利亞，已畢業於匯文女書院及金陵女子大學，成為社會上有用之人材。現中國社會畜婢之風尚未禁絕，其慘苦如劉女士者何限，未遇援救而齎恨以死者何可勝數？

此外尚有二事可以附述於此者：

（一）李國淑之夫楊某入贅李家，盡盜國淑之珠寶，外納妾另居，國淑因此憤極，嘔血而死，年未三十，因果迷信之說雖未可信，但殘忍之人往往難得善終，則固時見不鮮者也。（二）國淑之庶母謝氏又虐一婢，冬日盡去其衣袴，縛置樓上，凍餓三日而死，迨我家得信往救，已不及矣，較前事不過後數年耳。

余正超，十八，八，四，上海復旦大學。

希冀

馬角生

編者先生賜鑒：過讀貴刊第四卷卅九期飄零一文，知黃女士因患眼疾，幾至失業，雖經一再介紹著名醫師診察，結果似至萬難復原之境域（中略），爰將在下對於眼症經驗所得，敬謹貢獻，以冀萬一之效。昔年家姑母（伯祖之女）因幼年勤究刺繡，致害眼疾，（虹彩炎、）醫藥罔效，尤以伯祖父祖母先後逝世，姑母方待字閨中，自痛孤苦，居恒哭泣，以致眼疾加劇，兩目雲霧，每當夕陽西下，輒日不見物，曾歷延中西醫士診治，迄無效果，均謂為不治之症。在下於無意中在友人處披閱古人養生要旨，（書名忘記、）見有『每日臨睡以淡鹽湯濯足』可療目疾，遂稟知姑母試行，不意家姑母誠心試驗數月不輟，兩目雲翳頓減，眼球漸縮，（先是姑母眼縮小、）至一年則霧翳全銷，眼球復原，迄今行及數載，兩目銳利逾於常人。在下因思女士之眼疾與家姑母略同，不悉可否由先生代達，試行此法，見效固所希冀，不效或不至有害，並可同時再延專科醫士診治，雙方並行，或勝於坐以致誤也。此頌著祺。

馬角生敬上，八月卅一日 於鎮海城。

害人精

任心滑女士

編輯先生：我是一個舊式大家庭中的弱者，我六歲的時候，僑居在一個風化不開通的江西，一班好事者最喜替人做媒，漸漸的替我做起媒來。我父親誤信了將人精媒婆的話，便把個六歲天眞活潑的孩子的幸福葬送了。那時候我不知道宇宙間一切，也不知什麼叫做婚姻，終日尋着幾個小朋友過那快樂的生活，過了八年，十三歲的那年，漸漸的走入痛苦的網裏去。我親愛仁慈的父親竟長辭我們到天堂去了，那時的痛苦也寫不出。自先父逝世以後，漸漸聽到先父在時已經替我和某姓訂婚了，我心中就很不願意，又因常見舊式婚姻所受的痛苦，一年一年很速的過去，我的煩惱就一天一天的近了，不覺得又加了三歲，這時候母親才開始和我說：『你父在時作的主，把你許了某姓做媳婦，現在你父親逝世了，只遺下你哥哥和你姊妹倆，昨天某姓來信定了今年十月的喜期。……』我聽母親這樣說，好似冷水由頭倒下來，不由自主的眼淚和雨一般的往下倒，再也忍不住了，硬着頭皮和母親說：『你老人家要知道現在的婚姻是絕對要經本人同意的，並不是做女兒的不遵你的命，實在這事是有關我終身的幸福。』這樣的反抗了幾次都無效，反給別人傳為話柄，因為我所居的地方人很多，差不多有百餘人，都是自家人，如叔嬸之儕，我和母親反抗所說的話都給他們聽見了。母親和我的性都很，說就發火，說話的聲很高，所以常常被他們聽見，他們以為這是無恥的事，並且說了許多不入耳的話，他們還疑心我有許多不堪告人的事。編者先生，現在我也不怕先生見笑，只得和先生說了。今春我嫂嫂有一位弟弟從

遠處來，後來就和我家同居在一起，最初我很怕羞的，見了他，臉就紅了，以後漸漸的熟起來，他時常來我嫂嫂房裏坐，他性情很溫柔，待我很好，他常常說愛我活潑，可是他已經有了他的她，這事使我時常傷心，她待他很好，眞是無微不至，他和她也很好，但是因爲癡心的我愛了他，他也特別的愛我，很引起她的妬忌，管得他很緊，他到那裏，也跟到那裏，並且時常和他吵鬧，我最不忍的，每逢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就碎了，氣呆得若木雞，幾天不忍見他的面，他見我這樣子也很難受，爲了我一個人，害得他的家庭吵吵鬧鬧，我心是如何的不安啊！幾次都想硬着心腸割愛，不到幾天見他那可憐的樣子，已死的心又復活了，這樣的過了幾時，終究還不能死心，現在一步一步的逼緊了，硬要十月裏逼我出嫁，嫁與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我眞覺得走頭無路。

編者先生，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就是我的胞兄無一點手足之情，我母親又充滿了輕女重男的心，我幾次求我哥哥替我想想法子，誰知他反和母親說了我許多壞話，他大概以爲我不送嫁，於家產有碍，因爲先父遺產有二三萬，怕我分他的家產，所以極力的要把我糊裏糊塗的嫁出去，我一個十六歲的女子，如何能抵抗許多人呢？唉！爲了萬惡的金錢，同胞的情都失却了啊！倘蒙指教，請先生回信救救我這個弱女子，並且請直接寄……因爲如寄到家裏，給他們見了又有危險，此請大安。

汪心揖啟，八，一七。

這封信是由南方某省省會寄來的，汪女士本有詳細地址，希望我們逕復的，我們以爲這封信很可作爲頑固父母及大家族中黑暗情形的一種寫眞，所以把眞姓名改去，地址亦畧去，把信公開刊布出來，横豎汪女士是本刊的讀者，這個答復，想她自己一定也看得見的。

汪女士所處的境地，可以說是含有很複雜的性質，她陷在大家族的重圍中，母親重男輕女，阿兄又重財輕義，她自己被老父從小訂給人，她所愛上的又是一個使君有婦的阿嫂的弟弟。現請就管見所及，答復如下：（一）愛上了使君有婦的人，是一件最麻煩的事情，因爲對方非把原妻離婚，便不能娶你，要和原妻離婚，又要經過一番很麻煩的手續，甚至須有很大的奮鬥或犧牲。如對方對於原妻本極冰炭之不相容，則想法離婚，猶可說也，今據汪女士所說，對方的『她待他很好……他和她也很好』，則欲離婚，爲勢更爲不順了。在此情形之下，女士最好能另行擇人。（二）未徵求本人同意的婚約，確是父母的罪過，但事已至此，不知女士能否設法探悉未婚夫的品性學識等等，如探詢的結果認爲可取，也未嘗不可容納。（三）如認爲非拒絕不可，則就法律言，未成年時由父母專擅所定的婚約，如至本人成年後不同意，可提出解約。惟母兄固執，不肯相助，則又奈何？只有拚命反對。（參看本刊三十五期復顧玉華女士的信。）（四）自立能力和解放是相關聯的，爲女士計，如認爲婚約無成全之可能，最好能做到即行解約，退一步至少要做到把十月的『喜期』擱起，換句話說，就是至少要做到暫把婚事擱起。把這層辦到之後，進一步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求學以造成自立的能力。如己在校就學，則當繼續求學，如未入校就學，則須竭力設法入校求學，將來學業有些成就，自立能力漸充，對於自身問題的解決便較易成功。

編者

更正

頃承顧君瓊君見示，本刊三十六期信箱中投考大學之疑問一函，將『聲價十倍』之『聲』字誤作『身』字，特此更正，並謝顧君的好意。

一週鳥瞰 自九月八日（星期日）至九月十四日（星期六）

鑑覺

◎沉寂中之中俄交涉　拖泥帶水之中俄交涉，至今沒有弄清楚。九月八日據日日社所傳，俄方已派出代表二人，對局長任命已讓步，於是又有中俄會議可樂觀說。但九日消息，則俄軍仍在吉黑邊境猛烈進攻，東路東段兩次被炸。十日莫斯科消息，蘇俄政府反出佈告誣我侵彼，截至十四日，交涉仍無進展消息。據十三日王外長對各報新聞記者談話，謂東北當局仍力持鎮靜態度，決在自衛中與之周旋云。